

## 榕江美食

■ 叶辛

榕江美食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一般地说来，写贵州各地美食的文章，我大多发给省外的晚报发表，一来是不少晚报上辟有美食专栏，二来当然是为各地的读者朋友了解山地贵州的美食。这一篇之所以专门写给《贵州日报》的副刊，是因为在省城贵阳，自然也有不少侗家餐馆，但我走进榕江品尝到的美食，这些餐馆里都不见踪影，或者说尽管有这道菜，却不是真正的榕江味。

走进榕江，所有的人都会见到这么八个字：苗山洞水，甜甜榕江。贵州饮食的特点不是辣吗，在榕江，怎么强调的是这“甜甜”两个字呢？这同榕江的气候有关系。有五分之四的地域属于珠江流域的榕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湿多雨的情形，和两广相似。故而具有气温高，散热慢。这同以凉爽的贵阳著名的贵州气候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类的饮食是所同处环境的地域

气候息息相关的。故而我要写到的第一道美食，是水芋粉。水芋粉鲜爽、柔滑，一碗香气扑鼻的粉端到目前，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其味道既和遵义羊肉粉、花溪牛肉粉不一样，也同云南的过桥米线、江西的鸭汤米线不相像，更不同于两广甚至越南的米粉。我把它视为是“榕江味道”有其独特之处。和水芋粉相仿的第二道美食，我觉得是榕江卷粉。外形看来，榕江卷粉和广东卷粉、广西柳州卷粉相似，可尝来更糯、更厚实。咀嚼起来更显滋味，我不由问：这是用什么米做的？

答曰：这可是封建时代的贡米做的，乡间称为香糯米，原产于榕江高山锡利的香糯。皇上吃来满意，称锡利贡米。从清朝时期广为传开，和锡利相同的水田得以引种，成为榕江出名的香糯。这种米做起饭来，有“一家煮饭十家香”的美誉。至于卷粉的馅料，则选随季节上市的各种新鲜蔬菜，拌上喜欢的肉末，淋上酱油、豆腐的卤水、酸醋，撒上葱花、

姜米、芫荽、辣椒面、花生、黄豆，边拌边吃。软糯可口的卷粉皮成为榕江人百吃不厌的早餐佳品。可以说，榕江人的一天，只要时间上来得及，必然是从一碗榕江卷粉开始。外地客人来了呢，必然会被告知，榕江卷粉是你必吃的美食之一。客人尝过以后呢，往往还想带，说是这么价廉味美的食品，再难得带，也要克服困难没来榕江的亲朋好友们一尝。这时候，榕江人会指点你，在县城古州镇“辣不怕卷粉专卖店”里，有专供带卷粉的小提篮，方便你携带。

前面提到的香糯米，蒸来煮成野生植物染色的姊妹饭，榕江称为“三宝侗味姊妹饭”的，也是一道绝品。吃过这种饭的，什么籼米、粳米、糯米、晚米做出的饭，都不想吃了。

原谅我从小吃和米饭来写榕江美食。有人要问了，榕江美食就这么简单吗？不，打开每个人的手机，输入榕江美食，人们都能读到榕江美食十八道美食：香辣牛干巴、慢火烤香猪、火烤稻花鱼、酸汤牛肉……可说

每一道都是颇有特色的美食。

但这不是我想写“榕江美食”的目的。我要说的是，贵州88个县、市、区，每一处都能捧出几道让人拍案叫绝的美食，或正餐，或小吃，或冷食，或热炒。省城贵阳要做的是，把全省各处所有的美食汇拢过来，经老百姓和专家的热议和评选，推出最能代表贵州美味和文化的几组佳肴的组合，分成A、B、C、D多组，让省内外所有的人都来认识贵州美食的缤纷和多彩，把贵州的餐饮文化从1.0的阶段直接跨越到3.0的版图。

榕江美食中还有一道榕江人引以为傲的“百草汤”，吃过的人有三种评价，一种啧啧称道，连声叫好！还有人直接对我说，不敢恭维，吃是可以吃的。第三种客人则大有深意地对我眨眨眼睛，委婉地说，建议你不要写，会有异议的。

这是一道什么名菜呢？有兴趣的客人不妨去榕江一游，满街都是以这种名菜为招牌的餐饮店，吃过以后，你就会有自己的见解了。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七届理事 王亚洲 书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理事 王卫军 书

## 扎佐岁月

■ 陈跃康

人生如鸟，总在为生活而奔波、忙碌。

有的如留鸟，一旦孵化破壳，就在出生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生耕耘在家乡的土地。有的如候鸟，追逐季节的信风，天南地北，不断迁徙，留下漫长的回归线，几处栖息地。地质队员就是为祖国寻找宝藏的候鸟，带着妻子、儿女，踏遍青山，四方迁徙。

巍峨的将军山下、宽阔的黑山坝旁的修文县扎佐镇，就曾是一群地质队员的栖息地，铭刻着难以忘却的少年岁月与成长经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勘探开阳磷矿资源，一个编号为贵州省地质局102地质队的单位，将家属基地建在了扎佐镇到扎佐火车站之间的银鸡坡上。银鸡坡不高，是一个黄土丘，传说曾有银鸡从这里飞出，故名。

银鸡坡下有一眼山泉，水质甘甜，被凿成水井，成为地质村最早的饮水之源。离银鸡坡不远处，有一根高大、茂盛的杨梅树，枝干纵横，便于攀爬，自然成了地质村孩子们的天然

乐园。自从银鸡坡建了地质村，这里便平添了一片勃勃生机，紧邻的大院坝、上马寨与汪家湾的村民们，就有了看露天电影的福气。一条叫大石岩的小河，弯弯曲曲从银鸡坡下流过，102队便顺着河岸修了一条从国道通往银鸡坡地质村的公路，仿佛为扎佐的田野编织了一条漂亮的绸带。

地质队员们恰似觅食之鸟，春天出野外，冬天才归来。偌大的地质村，平时大多只剩下母亲与孩子的身影，相依度日，等待团聚。每当春节前夕，是地质村最令人心情激动的时刻。作为丈夫、父亲等身份的地质队员，将会给这个落寞近一年的地质村带来无比的欢乐和幸福。长途跋涉的老解放牌汽车，满载归心似箭的地质队员，很晚才驶进大石岩河边的弯曲公路。车灯如两根光柱，照亮地质村的房屋，喇叭鸣亮，传来亲人到家的喜讯。一时间，每户留在家里的人奔喜，孩子们则大声呼喊：爸爸来了！爸爸来了！一阵欢呼雀跃。一年一度，这是地质村独特的欢迎礼仪！

不知不觉，102队的子弟们已到了读书发萌的年龄。几十个地质队孩子，给那时师资与教室都有限的扎佐中心小学，带来极大的入学压力。于是，让孩子们先在扎佐拖拉机站简陋的乡村小学过渡，直到扎佐中心小学建好一排新的教室。那时的扎佐，夏天很热；他们就偷偷跟着大一点的同学，到鸭子田去学“狗刨澡”；那时的扎佐，冬天很冷，他们自制滑冰鞋与钢杆，到冬水田里大胆滑冰。

小学毕业，扎佐中学师资不足，校舍紧张，扎佐中学与扎佐中心小学反复磋商，破天荒地在扎佐中心小学办了两个初中班，安顿了102地质队与铁路工段子弟及部分本地居民子弟。

升入初二，他们正式入读扎佐中学。最开心的日子，也许是“双抢”“三秋”之时，学校组织学生支农的劳动假期。在扎佐猪头山的田野上，啃着香甜的白面馒头，望着蓝天白云，麦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眼前画卷连绵，心头竟涌起诗意向。枯燥课堂里奋飞的倦鸟啊，在这一刻找到了自由飞翔的天空，觅得遍地饱满的麦粒。

## 每年最忆是槐月

■ 刘海

这20多天以来，贵阳的阴雨天气着实让人着急。眼看着楼下弯道处的那棵洋槐树从发芽到长叶子再到一个个小槐米冒出来，但就是不见雨停。一天天地惦记着这一年必要吃一次槐花饭的夙愿，另一方面又在心里安慰自己：相宝山上的洋槐花一般要比楼下弯道处这棵树晚开几天。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20多天的贵阳，不是隔天有雨就是天天夜里要下一阵子，总之可以用晴间三五日的天气。所以，眼看着楼下洋槐花开了，路经此处芬芳入鼻息，也一天天在等待雨后天晴。

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自来贵阳安居之后，突然把每年要吃一次槐花饭当成了一件正经的事！每到洋槐树发出新芽，就开始在心里算计着吃槐花饭的日子。从光秃秃的树枝长出几片小小的新叶，再到槐米挂满枝头，这20多天的等待，着实有些漫长。然后就是计算好时间，才好安排某一个休息日里，在花儿开得正好的时候，带上老婆孩子去相宝山采摘一些洋槐花回来。如今来贵阳已经有9年多了，全家采摘洋

槐花的活动也基本上年年如此。它几乎成了我以及我们这个大家庭每年一次的祭春仪式，是身处异乡的陕西人的一种忆乡思怀之情。

回想往年这个时节，虽然在清明前后，总会淅淅沥沥地下几场雨，甚至是一阵子。但像今年这种天气的情况，确实还未遇到过。眼看着楼下弯道处的那棵洋槐树上的花朵纷纷飘落，干枯的花蕊与残败的场景，似乎要撕碎一个思乡人的心，如那裂开的花瓣。

难道天气决意违逆人的心，可我却不甘心如此。在槐花彻底败落之前，我试图寻找机会。而每周去花溪校区上课的那两天，或许能实现我的那个夙愿吧。在那只有10多天的花期时间里，有一次我刚刚结束下午的授课任务，随意地散步于校外的道路上，花溪校区的荒滩、沟坎、路边，零零落落地荒长着一些洋槐树。或许是贵阳城区的气温与花溪郊外的气温差异较大，眼看着楼下弯道处的洋槐花却快要败落了，花溪校区郊外的洋槐花却还开得正艳，心里即刻萌生了抓住这个机会，采摘一些回家解馋的念头。但等我实施起来，才发现存在

问题。昨夜的花溪又是一场春雨，地面的水渍与无味的花瓣，诱不起肚子里的馋虫。虽然勉强采摘了一些，但雨水洗过的槐花终使人败兴。

第二天回到宝山校区家中，取出那袋雨水浸洗过的洋槐花，扔也不是留也无意，只能看一看花瓣，靠近嗅一嗅气味。当我向老婆诉说了这件事后，她决意从网上寻找途径购买。不到三四天的时间，等我接孩子从学校回来，一盒砂糖拌的槐花饭，一盆盐拌的槐花饭，已经做好搁在厨房的案板上。吃了一盘甜味的洋槐饭，又吃了一些新鲜的生洋槐花，心里的乡味馋虫才算被安慰了下来。

吃过一顿似乎不过瘾，幸好妻子买得多，还有一些搁在书桌上晾晒。不忍它因搁置而干枯或腐烂，趁妻子忙着陪孩子做作业之时，我决意自己做一次小时候妈妈做的那种槐花饭。我将所剩下的新鲜洋槐花放进盆里，用清凉的饮用水浸泡几分钟，使其更加新鲜而不失水分。然后略微淘洗一遍之后，过滤掉水渍，撒上一些面粉，又撒上一些砂糖，搅拌均匀后，就开始放在甑子里蒸25分钟。开锅之后，童年

然而，初中毕业临近，地质村孩子的学习生涯又遇到一道更高的门槛：高中。那个时代，教学资源供不应求，初中毕业的同学，大多数要向社会分流：或回乡或参军或工作或上山下乡当知青；唯有少数幸运儿，可以迈进高中的课堂继续求学。地质村几只幸运的小鸟，飞上了扎佐中学高中班的树枝。

1974年，由于勘探工作已经结束，102地质队转战遵义。信风吹来了，候鸟又要启程；无奈的小鸟依依告别扎佐中学的老师、同学与儿时的玩伴，跟上父母的鸟群，向陌生的远方迁徙。

这一去，就再也难回头。

从1966到1974年，也就是小学二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银鸡坡地质村与扎佐中、小学的校园，我们度过了9个春秋的时光；悠悠岁月，将一段浓浓的少年乡愁铭记。

1974年秋至今，离开扎佐已近半个世纪。世事变迁，银鸡坡早已今非昔比。

然而，在心中却永远忘不了：扎佐，一个少年成长的栖息之地！

的槐花饭就呈现在眼前了。

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看到爸爸带回来满满一竹筐的洋槐花，我们姐弟几个就围在一起，把竹筐里没来得及捋的一串串槐花捋下来，等着妈妈赶紧给我们做槐花饭。有时候一边捋，一边嘴里嚼着生槐花，淡淡的清香里浸出一些甜香味。如今想起，那就是童年的味道。不知怎么的，如今人到中年的我，一边在做槐花饭，一边想起妈妈当年做槐花饭的场景，竟没料想到当年的孩子在人到中年时重新回到了父母当年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们是孩子，感受到了做孩子的快乐；这个时刻，我们已是为人父母，感受到了平凡家务的幸福。佛说：人要经历“三生三世”，或许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要历经孩子的童年、自己的中年、父母的老年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吧，又或许人生真是一个又一个轮回。回想自己现在的生活，正在不断走向父母的老年。那么，在一个轮回之后，我又可以见到妈妈了，看到她在厨房里做着槐花饭，我们姐弟几个围绕着爸爸在捋洋槐花，嘴里还不停地咀嚼着那淡淡的清香。

山有度，方能从庸庸俗世拔地而起；水有柔，才能穿越千山万壑而兼容百态，山水相依的万峰湖秀丽、壮观、雄奇、浩渺啊！凭高眺望湖光山色，恰如诗句“不知混沌何年凿，便有弹丸一镜明”所言。在达巴结码头乘坐游船游湖，徐徐前行的小船仿佛天上飘浮着，如置身仙境，只觉得有一种无比恬淡安宁、怡然美妙、亲切惬意。青峰倒影与船桨相接，在平静的湖面上荡起的涟漪，就像柔软的丝绸被轻风吹起的波纹，波动的弧线随即便消失在“玉鉴琼田三万顷”般的湖水中。沿岸峰林环绕，山亦可观，沿岸峰林、石林、溶洞、石穴等众多景点令人流连忘返，可谓是“映水藏山片复重”。

何余何意栖万峰，笑而不答心自闲。在山水间追峰林、赏花海、访峡谷，享受“万峰围绕一峰深”的返璞归真心境。

## 水的滋味

■ 刘毅

我的故乡叫凉水井。

那是个掩藏在黔西北大山皱褶中的小山村，是否因水井而得名，至今莫衷一是。但村里和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五六眼水井，乳汁般哺育着村里人，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儿。清澈甘甜的泉水，用乡亲们的话说，就一个字：凉！

五六眼水井中，最好喝、最难挑的，要数村东头母猪龙洞的泉水。

传说，若干年前，天大旱，大半年滴雨未落，田中的秧苗成了枯草，地里的苞谷点火就燃。村里人杀猪宰羊，求神拜佛，乞求老天开恩，抛洒甘露，但依旧赤日炎炎，一丝儿云彩也没有，乡亲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笼罩在绝望之中。某日，天气奇热，平日四处乱窜难得安分的大黄狗，也热得老老实实地半卧在屋檐下，伸出长长的猩红的舌头，一个劲儿喘粗气。

正午时分，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但见一条巨龙，从村东头小背沟破山而出，随身拖着一股白花花的流水，沿着村子逶迤而下，来到村前广阔的坝子头，不一会儿，汪起偌大“海子”。巨龙猛一抬头，海子里的水，便漫到了村前，少顷，再一昂头，水就涌进了村脚人家的院子。千钧一发之际，湛蓝如洗的天空，突然划过几道闪电，“轰隆隆”响起三声炸雷，巨龙弹簧般扭动着身子，不一会儿，便没了动静，漫到院子里的水，也清了下去……

也许，这个近乎神话的传说，毕竟是传说。然而，故乡凉水井村东头，确有三口水井而下自说：人要经历“三生三世”，或许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要历经孩子的童年、自己的中年、父母的老年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吧，又或许人生真是一个又一个轮回。回想自己现在的生活，正在不断走向父母的老年。那么，在一个轮回之后，我又可以见到妈妈了，看到她在厨房里做着槐花饭，我们姐弟几个围绕着爸爸在捋洋槐花，嘴里还不停地咀嚼着那淡淡的清香。

身为家中长子，打七八岁起，我就帮着做家务，开始学挑水了。挑水看上去挺简单。平日里，村里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挑水，一个个步履稳健，从容不迫，满满一担水挑在肩上，轻松自如。桶中亮汪汪的泉水，随着行走的节拍，漾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但绝不会溢出桶沿，仿佛施了魔法一般。

我第一次挑水，是去头道水井。那是个春日的下午，放学后，我挑着一担杉木水桶，仿佛物物地来到头道水井。放下水桶，随手将扁担搁在井檐上，从井里舀出两瓢水，倒进空桶，提将起来，学着大人的样子，顺势针前后上下旋转了几圈，把水桶清洗干净。然后，勾下腰，从井里舀水，想到初次挑水，力气也不济，只舀了大半桶水。可刚挑着走了一会儿，便脚下发飘，步履踉跄，桶里就像突然溜进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泼洒得一路都是水，更要命的是，眉头火辣辣地疼，却不会换眉。无奈，只好低着头，咬着牙挑到了家，可桶

里的水，泼洒得几乎见了底儿……

初一放寒假，回到故乡，家里正忙着备办年货，准备过年。某日，母亲说，前几天做的套耳耙，差不多阴干了，母猪龙洞的水，泡套耳耙最好，你挑几担回来，把瓦缸里的套耳耙泡上，开了春，泡起就不好了。

遵照母亲的吩咐，我挑上水桶，去母猪龙洞挑水。天上下着牛毛细雨，路有点儿湿滑。

母猪龙洞的水确实好，烤酒出酒率高、熬糖糖香甜、磨豆腐豆腐细腻、泡套耳耙呢，哪怕翻了年，也不会变酸。但挑这几的水，却有难处。除了山路弯弯拐拐，崎岖坎坷，从洞口到储水的地儿，洞长10余米，高也就一米左右，枯水季节，洞里的水流不出来，得弯着腰，蜷曲着身子，将水桶提进去，舀满水后，再弯着腰，一桶一桶地把水提到洞口。许多时候，挑水的人多，相互组合接力，有人舀水，有人传递，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倒也省力省事儿。

可那时去挑水的，我是唯一。舀满了两桶水，转出洞外，屈膝半蹲，挑起就走。但不知是洞里弯腰屈腿的时间有点儿长，还是外出上学，大半年没操练，腰背酸胀，小腿肚直打颤。坡快下完时，一不留神，踩到一坨烂泥，身体陡然失去平衡，一屁股仰倒在地上。满满两桶水，前面一桶，重重地砸在一块高高凸起的鹅卵石上，桶底当场脱落，桶里的水，倾泻一空；后面一桶落地后，桶沿倾斜，水顺着后背滚滚而下，顿时，我便成了落汤鸡。

狼狈不堪地挑着散了架的空水桶回到家，别提多沮丧了。母亲看我湿淋淋的样子，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愣了愣，心疼地说，哎呀！滚倒了哈，赶快换衣服，别着凉哦！坐在堂屋里闭目养神的父亲，正想教育我注意点啊，桶都摔坏了，怎么的，一转头，见狼狈不堪的模样儿，愣了愣，欲言又止……

高中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故乡凉水井，成了“回乡知青”。艰苦辛劳的日子里，挑水成了必修课，饮用泉水，习以为常。许多时候，哪怕累得筋疲力尽、舌燥口干、浑身就像散了架，一瓢清冽纯净、回味无穷的泉水，咕咚咕咚灌进肚子里，仿佛喝了补气提神的参汤，陡然就有了劲头。两年零两个月后，我又一次离开故乡，赴省城求学。这一走，除了逢年过节短暂逗留，再也没有真正投入过故乡的怀抱。

兜兜转转数十年，终于在筑城定居下来。

某日，至黔灵山公园游览，但见不少市民，以塑料桶、矿泉水桶作容器，用买菜的手推车拖，甚至直接用扁担挑，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地前往黔灵山山下的一眼山泉取水，宛如朝圣一般。

倏忽间，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凉水井的泉水，尤其是母猪龙洞可以煮酒熬糖泡套耳耙的优质泉水。

我知道，水是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但记忆是，故乡清冽纯净的泉水，有滋有味，甘之如饴……